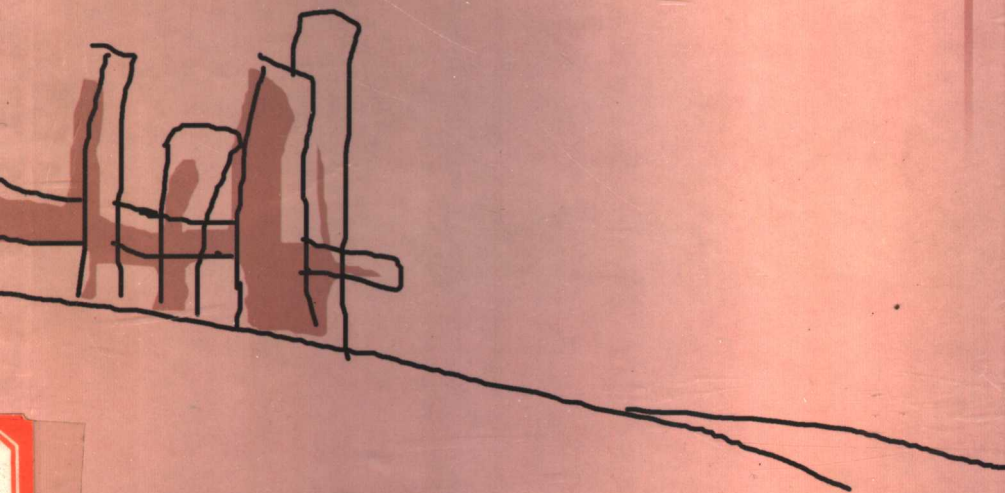


CHENN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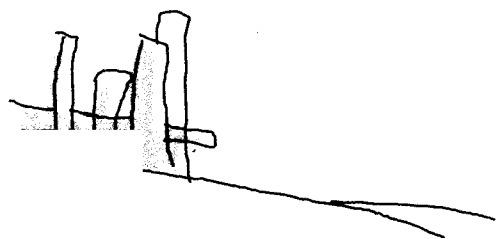
瘦谷◎著

沉溺



北方文艺出版社

CHENNY



沉溺

瘦谷◎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桉梓图文

沉 溺

Chenni

瘦 谷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5 字数 260 千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

ISBN 7-5317-1263-6/I·1199 定价：17.00 元

目 录

引言：像流水一样回望	(1)
卷一：游走的人	(7)
【停顿时的随笔：哪里看鸟】	(41)
卷二：少年往昔	(47)
第一章 遗迹	(49)
第二章 白色马	(69)
【停顿时的随笔：忧伤】	(86)
卷三：口头之传	(91)
第一章 人寺间	(93)
第二章 杏花消息雨声中	(106)
【停顿时的随笔：梦游之烛】	(126)
卷四：昨日流水	(131)
第一章	(133)
第二章	(142)
第三章	(151)
第四章	(165)
第五章	(177)
【停顿时的随笔：河及水之魇】	(186)

卷五：开始于一场大雪的回忆	(193)
【停顿时的随笔：井】	(235)
卷六：不绝如缕	(243)
第一章 红蚁之舞	(245)
第二章 一去不返	(258)
第三章 祥福的生活	(275)
【停顿时的随笔：时间的残雪】	(290)
卷七：沉溺	(293)
【停顿时的随笔：远山或玫瑰】	(328)

引言：像流水一样回望

许久以来，在我恍惚的梦境之中，我时常看见那个在川西平原上踽踽行走的少年。他总是挽着裤腿，赤脚走在田埂上，行走的脚步声把河沟中的鱼惊得慌忙地跑远；或者像一只鸟，在天空中飞行，看不清地上的季节。当他在竹梢或树杈上停留的时候他总是要四处张望，看看是不是有一个心怀叵测的少年，躲在某处隐蔽的地方，手拿弹弓，向着自己瞄准。

我总是搞不清自己是那个少年呢，还是树上的鸟，或者是河沟中的鱼。

我想，我应该回到那个被现在的我叫做故园的地方，回到那里的原野和天空中，听凭道路选择我的梦境，听凭吹过大脑缝隙的风翻开页码混乱的记忆……还有想像。

1

记忆的翅膀下面是像早晨的雾一样缥缈的景象。

河沟在月光之中泛着点点的波光，它们在田野上穿梭，它们的名字带着我的乡亲们的姓氏。它们来自远方的雪山，它们偷偷地越过雪线的禁守，汇聚到一条大河中，然后又在那个两千多年前修筑成的石头堰坝处分手，各自走向未知的未来。

它们知道，流水和时间一样不可回溯。它们在分手的时候，充满了离别的伤感。

那座雪山叫岷山，那条江叫岷江。

在川西平原上行走的河沟曾经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沿着它们来时的路，重新回到那条在山谷中穿行的江，回到那座雪山之上。但这只能是它们的梦想，它们月光下的梦想。

那么，回望之中又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选择了我梦境的脚步呢？

当一条故园的河穿过我的心灵时，我像一条河流一样梦想时，曾经的时间和空间要重新排列起来是那样艰难。我想，也许我再也寻找不到流逝的时空当初的样子了。

哗哗流动着的水，水边的芦苇，白或紫的苇穗在月光之中成为故园迷蒙的风景。我和星子一样停留在它们的头上，俯看它们，呼吸着它们发出的水藻的气息。我是那个被父亲赶出家门的少年，坐在拱如月亮的石桥上，等待着母亲的寻找。我在石桥的桥栏上看见了我的名字。我的名字被时间剥蚀得几乎消失，但我还是寻找到了它；我是那在流水中随波漫游的一羽白色的鹅毛，轻盈的身影转瞬即逝，蓦然回首已经远离自己的村庄，自己的田野，自己的河流；我是那在石头缝隙中散漫游荡的鱼，那早已为我设计好的饵料注定要把我钓离水面。当我明白这个阴谋，已经悔之晚矣。

那些一起朝夕相处的伙伴，那个我少年暗恋的女孩，以湿湿的目光看着我远去。

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这一切，是我以及所有的人注定都要付给时间的代价。

2

那年我十一岁。

是夏天吧，田野中四处都是刚刚抽穗扬花的稻秧。风吹来，深绿的秧田在阳光下变换着身姿。稻秧叶子的背面有些发白，海一样起伏的秧田也就在风中忽而白、忽而绿，一浪白、一浪绿了。

有了稻花，白色的、细小的花蕊如稀疏的雪，在田野中飘。

稻花有清新、芬芳的气味。而现在，在那个平原之外，在我的幻想之中，我却没有了嗅觉的记忆。

好安静的田野啊！村庄在竹林的背后，在树的背后。那些麦草铺盖的屋脊，那些灰白的土墙，在掩映的竹与树间露出一角、两角。村庄和田野中都没有人走动，没有狗吠，也没有鸡鸣。那片田野中，似乎只有我一个人，背着奶奶缝缀的蓝布书包，在田野上踽踽独行。

听得见小水渠中水在石头的堰闸上撞击出的哗哗的声音，也听得见水渠中的水平静地流淌时细碎的声音，以及水流从一个稻田流到另一个稻田时更微弱的声音。

是我的脚步惊扰了它们。我赤着的脚丫在田塍上发出噼啪的声响。田边的青蛙跃起来，跳到田中，逃逸而去，扑通的声音常常惊得我一愣怔。我曾见过它们惊恐的、圆圆的、亮晶晶的眼睛。

在抚摸和穿过水的声音之后，鱼似乎突然间就暴躁起来，噼啪的“拍案而起”的声音中，鱼鳞的白光穿过密密匝匝的稻秧，那么明亮地刺伤我的眼睛。

我抬起头来，我看见了远方的山峰。

庄严肃穆的山峰，峰仞壁立。在湛蓝色的天空下，钢蓝色的石头的山峰间积着耀眼的白雪。乳色的雾缕从山峰间升起来，转瞬又在天空中无影无踪。

十一岁的我从未去过远方，也从未看见过山。我至今不知

道，这夏天的天空下，积着白雪的山离川西平原多远，离我家多远。一个在平原的乡村长大的孩子，山是一个多么大的诱惑啊！

我被这景象惊呆了。这景象是那样的美，那样的清晰，和我后来看到的，用幻灯机打出的舞台布景一样，令人身处梦中，令人如坠虚幻，令人不敢相信。即使今天，我都记得，当我的泪水无缘无故地从眼中流出的时候，这景象竟颤抖了一下。

我甚至想隐藏这个惊奇的发现，当做我幼小心灵的秘密永远不与人言。但就是在几天之后，我还是忍不住把我的这个发现告诉了我的姐姐和同院子的小伙伴。他们不相信我，一点也不相信，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奇妙的景象。我无力反驳，我只是一个人，十一岁的一个人。但我知道，我没有撒谎。我从不撒谎。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这座山。在那些年，几乎每天我都要有意无意地抬起头来，仰望天边，仰望云空下的远方。

我记得，这座山在我家的东北方向。

是下午，夏天的下午，空气透明得一尘不染，人的视线可以到达无限的远方，蓝色的天空如玻璃一般。

很多年后一个初夏的夜晚，一只鸟从梦中的树上飞走了，飞向那个积雪的山峰。故园村子里的孩子们在早晨醒来的时候，他们的桌上都放着一个用银子做的碗，碗中是远山上的白雪。而鸟儿则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像村庄的黑痣一样的鸟巢中。

3

我坐在桥头的那棵香樟树下，石头磨房里的石碾已经沉

睡，石碾滚动时注定要发出的吱吱咔咔的声音已经被水流的奔涌声所代替。夜已经深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可以闻见樟树的阴影所发出的气味，可以说出大樟树下以及河的两岸那像石头上的青苔一样被流水养育成的历史和民间传说。这是夜里的风已经凉爽，而背景则是夜空呈现蓝调般悠远的夏日里的回望。

夜就这样在我的等待中走向安静的深处。在桥头的樟树下乘凉和倾听传说的人们打着悠长的哈欠正在散去。他们拖着咣嗒作响的木屐，回到他们的草屋。在昏黄的灯火中，他们看见了他们的孩子在睡梦中的呓语，看见了他们的嘴角流淌着的梦涎。看见这些，他们常常都会会心地一笑。

河流绕村庄而去，没有回头的浪花。月光之下，这个小小的平原就像一个睡去了的海。只有河边的树，村中的竹木，像海中的海藻一样在夏夜的风中飘动。栽满水稻的原野则像是海底的青苔，一座座村舍就像是海中的礁石。现在，回到草屋的人们就像回到了礁石的中心。礁石的中心点着飘摇的灯盏，他们把嘴巴伸到灯前，鼓足了气，然后“噗”的一声吹灭灯火。看着灯芯上的灯花像星星一样慢慢熄灭，慢慢退隐在深深的静夜，他们这才撩开蚊帐，打着呼噜睡去。

而这时，村庄的上空布满星星，星星是那样硕大。故园是一棵树，星星们在故园这棵树上，开得正亮。

在远方夜行的道路上，我常常抬起头来。我看见天空的星星穿过遥远的云层，穿过遥远的夜晚，向我飞临；或者说我骑在流星的背上，在它们之中穿行。它们不是星星，它们有着自己的被收获后的名字，种子的名字，粮食的名字。它们叫麦子、稻谷、玉米、大豆和高粱。它们飘扬着令人沉醉的气息，让人永生难忘。

这使我想起那些有着圆锥般尖顶的粮仓。它们像是大地上的巨笔，向着天空书写粮食的故事，农业的故事，汗水的故事。星星既是一粒粒种子，也是一个个只有大地才能读懂的字。

在春天，我看见父亲从田野里回来，春雨湿透了他身上的蓑衣和脚上的草鞋。他在布满水洼的院子里跺脚，随手在地上捡起一个篾片，刮去他鞋上的泥块，然后走进雨天里晦暗的堂屋。我从我的算术中抬起头来，我为书上的丰收计算麦粒的数字和粮仓的体积。父亲的蓑衣在屋檐下滴着雨滴，每一滴雨滴中都旋转着麦子的花蕊。我怎么会知道，在三月里的霏霏雨丝中，父亲会一边满怀感恩地仰望天空，一边紧锁着他多皱纹的眉头。那时候的父亲只有季节，没有田园，每一次，他计算粮食的手指到最后都会无奈地伸开，成为一张空空的手掌。

而现在，父亲已经留在了故园的土地之下，不再为来年的收成操心。他的坟茔就在那条河的岸边，他可以听见流水的声音；而鱼是河流中的音符，没有了鱼的河流只有散文化的言说，不再会有歌的音韵。

即使我像流水一样的回望之中，跳跃的浪花也是那样的恍惚，那样的不成调子。

那条河叫浣河。那个村庄叫红橘园。在这部小说中，我是安安。或者不是。

卷 一

游 走 的 人

0

夏天来临的时候,王小石常常一夜一夜地失眠。他对我说,失眠厉害的时候,他几乎要掩面嚎啕大哭起来。失眠的时候,对他最大的安慰就是楼下街上的人声了。

王小石就倚在我的门上说这些总也离不开失眠的话。我叫他进来坐下,他也不理我。他说,听见那些人声我就会安静一些,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最后一个未眠的人。王小石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一点过了。我有一个多月没有见到他了,我躲在郊外一个个体小旅馆里为人家赶稿子。我还没有来得及和他联系,他自己却找来了。

王小石在这个城市唱歌。他原来是唱戏的。我这个四处打工、以笔为生的人和王小石的认识是在一个名之为“失败者艺术联盟”的一次夜间聚会上。那时候,他的样子很独特,一头的短发却在右额留了一撮近两尺长的长发。他那撮长发总是不失时机地从他的头上落下来,依稀地遮住他的右眼和右脸。而他不耐烦的时候,他就把这撮头发撩起来,猛劲地甩到脑后去。一进门,我就看见了他,他的样子特别像以唱RAP出名的LOS ANGEL BOYS中的老二。昏暗的光线中我还以为真是LOS ANGEL BOYS从美国来了呢。他一说话,我差点没把嘴里的啤酒喷出来。这小子原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著,和

我一样，虽然混在城市中，一张嘴一口本性难移的家乡土话就露了馅。在满大街拿腔捏调的异乡人口音的这座城市，要找一个和自己一样口音的老乡，可没那么容易，所以，不一会儿，我就挤了过去。原来这小子的老家就在我老家的邻县，两地相距仅二十来里地，他家婆家就在我红橘园。我大王小石七八岁，他在红橘园他家婆家“寄养”了好些年，他一说起来，我才依稀有些印象。说起来，我离开红橘园也已经有十四五年了。

他说，他出来已经五六年了，过着“飘”的生活，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最后才在这座城市落了脚。

王小石已经在这座城市待了两年了，是他“出门”以后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

他原来在他老家县上的剧团唱戏，文的武的都唱过。他在省上得过踢死狗舞蹈冠军，也得过摇滚演唱第二名，但就是在唱戏上一事无成。因为他不热爱本职工作，加之纠集一帮弟兄在本剧院搞自己个人的演唱会，不小心大灯泡把幕布烤着了，差点引起一场火灾，所以剧团就只好把他开除了。

从那次相识之后，我和王小石的来往就日益频繁了。要知道，在离家几千里以外的地方能找到一个相距仅二十来里地的老乡而且又都在文艺圈里混的朋友，机会可不多。所以，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成为哥们朋友了。

王小石仍然倚在门框上，不肯进屋坐下。已经夜深人静了，这样开着门说话实在影响我的情绪。要知道，我这个夜猫子已经很让邻居生气的了，我不能再惹他们生气。他们都是道德良好的市民，我没有必要和他们过不去。于是，我就走过去就像拉一个害羞的姑娘一样去拉他。他仍然懒得动的样子，这未免使我有些生气，也有些疑惑。平时这小子一来，就在我这小屋里翻箱倒柜的，非得喝完我的啤酒他才会善罢干休，今天

他却这样没劲透了的样子。我只好抓住他的胳膊，就像嫖客抓住初次卖淫者的胳膊一样，把王小石摔在了我的床上。

王小石仰躺在我的床上，我这才意外地发现，他右额上那一绺长头发不见了。我敢肯定，对这一绺头发的抛弃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故事存在，但我却不想问他。我想让他自己主动地告诉我，这样，这个故事才会有像张爱玲的小说一样，有一个既像是离间又像是真实的开始。

王小石半年前给我听过一盒他做的小样盒带。那个盒带收录了他自己作词作曲、自己演唱的十首歌曲。带子被他命名为《游走的人》，其中就有一首很真的歌，叫《长发为你生长》。

我说：哥们儿，《游走的人》小样怎么样了？你不是说给一家制作人比较喜欢你的歌的音像社听了么。

王小石从床上坐了起来，仍然习惯性地抬起右手去抹右额上的那一绺早已没有了的长发。当王小石的手摸到那一丛像是刚被花匠剪去了芜枝而留下了新的整齐的茬口的头发时，脸上便不由自主地出现了无可奈何的苦笑，说，失败和爱情一样都有着难以改变的惯性。

王小石说，妈的，我老是失眠。这也是惯性，刹都刹不住。他们只是喜欢我的歌罢了，要真正投入制作，还没有人港呢。说完，他又躺在了我的床上，把头转向墙壁不理我。他那样子实在软弱无助透顶了，加上他的失眠，他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和一条灰白色的水洗的卡其布长裤，躺在我的床上，就像是堆着的一堆衣服。

十多分钟过去之后，我竟然听见王小石打起了轻微的鼾声。这对王小石来说，可是十二万分珍贵的东西。我坐在床边书桌前的转椅上，不敢动，生怕把被失眠折磨得几乎就要垮了的王小石吵醒。我身边的这个背井离家的出门人太害怕孤独，

太需要友谊了。这段时间,我既没有见着他,也没有给他打电话,他一定四处找我。我默默地想着,想得鼻子都有些酸了。

王小石是一个妄想主义者。我不是,我的摇摆的理想主义常常都会被我挤压到现实的墙缝中,哪来什么妄想。

重要的还不是王小石的妄想主义,致命的是王小石还是一个不值一提的怀旧的人。如果你们听过他的还没有公开出版的《游走的人》歌带的话,你们就知道了。

香港有一个有名的文化人(不仅仅是散文家——自注)董桥,在给台北这座中华文化的后花园点灯时说:“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沉闷、堕落。没有文化乡愁的心井注定是一口枯井。”(《这一代的事·给后花园点灯》)

《游走的人》就是一个关于妄想而又怀旧的人的故事。

1

浣河在远方无声地响着,没有回头的浪花。一定有月光,月光之下,弯曲的浣河蛇行着在一座座村庄的旁边流过。盆地中这个小小的平原在夜色之中就像一个睡去了的海,只有河边的树、村边的竹林像海中的海藻一样在初夏的夜风中飘动。栽满水稻的秧田则像是海底的青苔。一座座村舍就像一座座海中的礁石,总有一些礁石的中心即使在深夜仍然点着灯。王小石就写过一首《礁石中的灯》,但他至今仍没有给这首歌词谱上曲子。王小石说,他想用我们老家乡戏的调式来处理这首歌。

在夜里,王小石一躺上床,他的脑子里就出现这些并不真实的画面和画外的没有调式的音乐和响声。之所以说这些画面不真实,是因为王小石的大脑从没有好好地休息过。他留着